

李淑敏〈平凡的上學日〉
 陳家俊〈泡沫〉
 梁家瑜〈幻夢〉
 陳安〈移民的黃大仙〉
 韋欣鳳〈髮圈〉
 許雅如〈罪人〉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
心文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平凡的上學日

李淑敏

放學時間天色已經開始昏暗，蔚藍色的天空也悄然黯淡下來，映襯着我現在一如既往苦悶的心情。

每次放學要步行十分鐘才到港鐵站，沉重的書包把我的肩膀壓得疼痛不已，但路依然要行，我亦想不到其他辦法可以舒緩疼痛。明知每天背着沉重的書包久而久之會對肩膀肌肉有傷害，除了忍受亦別無他法。

這時候，我一如往常瞥見同班的一個女生在我身邊經過。她背着一個比我還要膨脹的大書包——不，我會稱之為山背囊。跟她矮小單薄的身子對比下，她背上的書包猶如烏龜的大殼，只是這個大殼不像是在保護她，更是想壓死她。但雖如此，這個女生倒是走的很快，她駝着背、頂着背上的「大殼」步伐急速地往港鐵站的方向前進。

放學時段，路上走的同學通常都是一對對或者一羣人，即使我們都知道回家後要忙得死去活來，但我們仍想儘量拉長跟同學相處的時間。

當她在人群間急忙穿過時，匆忙的身影顯得格格不入，但沒有人在意她，從來都沒有。

那一晚，我如往常般急急忙忙地扒完晚飯，把門鎖上，隔絕房外令人厭煩的爭吵聲，把自己困在狹小的房間內趕忙完成作業，務求可以爭取多點睡覺時間。

翌日，我又拖著疲倦的身子睡眼惺忪地走在往常的那條窄巷上。小巷的兩側是兩間截然不同的中學。右面的這間學校以欄杆作外牆，欄杆的高度只是比一個成年男人稍高一些，校園內的植物生長出來的枝葉從藍色鋼欄的縫隙竄出來，有時候會有隻小貓在這些縫隙中竄來竄去，可愛得很。左側的是高高的石屎圍牆，牆上印着的圖案訴說着不同的聖經故事，高牆上方擺放着帶有刺的鐵絲。每次經過，使我不禁聯想起德國達豪集中營裏鐵欄上的鐵絲。聽說為防止裏面的人逃出來，那些鐵絲都是帶有電的。不知這裏這些是否也有呢？我被自己荒謬的想法逗得差點笑出來。繞過高牆，進入校園裏，當我找到在小食部前坐着的同班同學，我發現他們都在激動地高談闊論，應該終於有甚麼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我快步走近他們，準備開口時就被其中一個人注意到並激動地拉着我道：「你有沒有看新聞，我們班xxx昨晚割脈自殺！」

「她死了？」我嚇得衝口而出。

「那倒沒有，只是手腕割了點血，就被救了。不過這次學校不得了了。」她幸災樂禍地說。這也是我第一時間想到，過往發生的醜聞都不知被學校用甚麼手段蓋住了，不常上網的家長對那些事亦不甚瞭解。不知這次學校會怎樣拆彈呢？

霎然間煩人的鐘聲響起，全校的同學從各處施施然走出去露天操場。陽光直灑在我臉上，使我不禁皺起眉頭。全校同學們在操場上形成列隊，站在有蓋操場裏的老師踏上演講臺，開始高聲朗讀經文。我們根本無心聆聽那些艱深晦澀的說話，繼續小聲地討論剛才的事。可能因今天陽光太猛烈的緣故，我瞥見有幾個人中暑暈倒，被老師們架去陰涼處，拼命給他們撥扇，我看了一眼就收回視線。經文和禱告完成後，訓導主任站上臺，面色嚴肅。

「我知你們在談甚麼。你們不要信那些記者亂寫！那些記者只會譁眾取寵，今早就堵在學校想要向我逼供，我還以我是罪犯呢！我告訴你們，我查過，xxx同學本身跟家人關係就不好，跟我們學校沒關係，你們不要在網上亂寫！被我們發現會受到紀律處分！」我低着頭，反了無數個白眼。心中亦不免有些失望。

回到家中，我連忙跟我家人分享這樁新聞，結果我母親回應：

「父母養育她那麼辛苦，她竟然這樣寒了父母的心，真不該！」

移民的黃大仙

陳安

前腳剛感慨今天下了好大的雨，連地鐵出口前的一小塊「低窪地區」也浸滿了雨水，後腳便不慎踩個正着，濡濕了鞋子上堅挺的布料，印上深淺不一的痕跡。眼看着舊黃色的磚牆就在前方，我便咬牙一連踏着幾個小水池，施行「輕功水上飄」奮力地撲進站內，站內擠滿了躊躇不910前的人頭，躁動不安的腳步和在沉重的濕空氣中擺動的髮絲。我回頭定睛一看，細細長長的雨簾淋着站外的人事物，連傘下人也不例外，偶爾旁邊的大馬路白光一閃，簾布彷彿化為實質，一切都看得不大真切了。

腳下人字型的磚頭都染成了黑壓壓一片，盯着那幾條筆直的縫隙，便着了迷在想：這從天上來的雨水能否頑強地抵抗外物的干擾，破除幾年前煞費苦心殘留下來的膠水，滲透進那深處的泥土呢？近一兩年走在路上，總有種奇異的安心，皆因各種歷史遺留下的印記都深埋在這苟延殘喘的城市下，封印在那不甚牢固的廉價黏着劑下，我們只管行屍走肉地踩着磚頭走，哪怕上上下下幾乎無人知曉這城市的美好彼方在哪。

靜儀癱軟在無論高矮肥瘦、調整成何等姿勢都令人久坐難安的深紅色劣質皮椅上，雙眼無神地飄向窗外的路燈，視線無意識地跟隨雨絲落下，卻赫然發現一旁的行車到漸漸已被黃泥水侵佔，並欲進一步吞併身下的版圖。靜儀好似在此刻才從無望的等待中掙脫出來，開始搜尋着暴雨消息。眼看巴士快要成挪亞方舟，但車上有的只是零星幾名加班至深夜的倒楣上班族以及滾動着那永遠無法抵達的下

一站指示牌。她明天還有兩個匯報、一場跨國網上會議。他就差幾天就有約滿酬金，精打細算領完就辭職旅行去，可不能僅僅因為一場雨便打亂計劃。她幾根玉指飛快地在手機屏幕上敲打出近不近人情的公告，提前着手準備反駁明天各種搪塞的理由。幾乎所有人都擔心着明天之際，「叮」當巴士提示響在耳邊，眾人不約而同地抬起頭來，期待着如同神跡般的轉機，然而下一秒依然是：「下一站——牛池灣村」

我倚在窗邊，馬路列着一條無處可去的車龍，一動不動的，幾輛巴士上層還冒着白光，隱隱約約地窺見箇中人影和我一般靠在窗邊，幸虧我走早一步，不然困在裏頭的就是我這好事者了。

今天不只暴雨成災，連風也刮得起勁，那些高高掛在廟頂上的紅燈籠也被吹得搖來晃去，搖花了眼。重重的廟門緊緊地閉上，唯恐外頭的風吹草動驚擾了眾神。一個大逆不道的疑惑湧上心頭，難道勤奮盡責的黎先生只存在於這個吃人的城市，各路神仙卻在這危急時候休班嗎？紅燈籠依舊在風中顫抖着。

第二天早上，許久不見的白色塗鴉被洗滌乾淨的街道出賣。班還是得上，不過是在想游泳還是划艇更快。

髮圈

韋欣鳳

我喜歡儲髮圈。

髮圈滿滿當當放了一抽屜，但我很少用，因為我不懂紮頭髮，也沒有需要。

我也有過紮頭髮的時候，但大抵要追溯到小學一年級。每個上學日，迷蒙著雙眼，坐在小板凳上，腳貼著地，任由母親在背後忙活。眼垢糊了我的雙眼，我從未看過母親綁髮的手法，只感覺到一下拉緊，痛感傳來，仿佛整個頭皮都被拉扯得高了兩分，我便知道頭髮已妥善紮好。

那時母親用的是廉價的橡筋髮圈，幾元一大包，那麼細小的皮筋讓我時常擔心它會斷裂，但這未曾發生，日子依然在一張一弛下繼續。

小學時，電線髮圈隱約成為女生的流行小飾物，但我從未羨慕過她們，每當望見女生們因電線髮圈不平的凹紋而炸起的幾縷髮絲，我總會摸一摸後腦，感受那份服帖。

後來，沒有了為我紮頭髮的人。父親粗黑的大手難以把握那一小簇髮絲，他雖舉著笨拙的雙手勉力緊攏，很努力，很努力，卻也無法顧及全部絲縷。父親的手雖然有力，但過於粗壯的指節難以穿過髮間，無數細絲逸出，飄蕩、無人可理會。

他只得牽著我的手去理髮店，椅子很高，我的腳跟碰不著地，被供在椅上。「咔嚓」得利落，「嗡嗡」推平得迅速，鏡子內陌生的自己被父親大為誇讚。一時愕然，我試探著摸上後腦，碎髮刺進指尖，微痛。

帶著新髮型回到小學，沒有關懷，沒有取笑，只有偶爾的注目讓我怯於對上旁人的目光。

我開始對別人的後腦著迷，每天，坐在課室，光明正大地窺視著每一個人的後腦。我格外迷戀女同學髮上的圈兒，學校統一規定的黑髮圈卻總能讓她們玩出不同的花樣。細碎的小毛球繞在腦後，映襯著一見一見的馬尾，這樣的畫面我可以盯上一個下午。

我不懂如何綁頭髮，每次看見女生們手指靈活地穿插於髮間，總覺驚奇，但也從未想去請教。我只能愛上儲髮圈。

慢慢地，大腸髮圈、螺紋髮圈，以及當年流行的電線髮圈，填滿我的空抽屜，但裡面數量最多的仍是一包包廉價的橡筋髮圈。我絕少觸碰它們，懼怕著透明包裝紙映射的冷意，只願意偶爾在生活的間隙，瞥幾眼這些派不上用場的小玩意；其餘時間，封鎖。

短髮也很好，不必受紮髮牽扯之痛。在漫長的跨度中，無用的髮圈等待著它主人的無期啟用，我也在等待可以拉開抽屜的一日。可惜抽屜塗漆太頑固，長久阻隔我視線，直到塗漆刷滿我整個高中生涯，強制紮髮的規定亦已不再，在大學同學建議下，我留了長髮。

只是，我披髮太久了。我已經不記得那天是幾月幾號，只是源於一個隨手拈起的髮圈，我並未注意它是橡筋、螺紋抑或電線的，生疏地模仿起記憶中的女同學們，紮起了馬尾。

幾縷青絲流落腮旁，但又那般怡然自得地待著，彷彿它們天生如此。

捋下髮圈，頭皮牽扯作痛，微不可察。纏人的絲線緊繞著髮圈，幸好只是零星一二。

於是我把二三髮絲抽出，飄落，恰似那年的髮廊。

幻夢

梁家瑜

仰頭輕輕呼出一個泡沫，看著它在微弱光線的折射下隱約透出的色彩。我從後奮力追上，試圖在水晶球消失前窺看絢爛的未來。隨著距離漸漸拉近，模糊的影像也變得愈發清晰，一片淡藍色顫動著，不知是天空還是大海。泡沫慢慢上升，上升——在接觸到空氣的瞬間，頃刻的美夢在空中粉碎，搖曳的幸福盡化泡影。

從那個地方被帶回來以後，我就一直獨自居住在透明的房間裡。自那天起，活動空間看似大了不少，然而只不過是從一個牢籠轉移到另一個牢籠。若說不見天日，倒也不是，畢竟這裡可是坐北朝南的好地方，我始終忘不了當天伙伴們艷羨的目光。年中大部分日子，清晨的縷縷晨光總會溫柔地喚醒沉睡的骨骼；偶爾碰上雷電交加的日子，則半夜常被雷聲驚醒，總是睡不安穩。如果硬要說有何不滿，或許就是不能放風吧。

你們說我快樂，只是因為你們看不到我的眼淚。

厚厚的玻璃幕牆放大了世間的形形色色。熟悉的瞳孔向我靠近，墨色的瞳孔在眼前放大，又慢慢縮小，然後伸出蔥白似的手指輕點玻璃。我隔著玻璃，以額頭觸碰指尖。隨著手指的律動，點點紅末如繁星般散落。星塵緩緩墜落，直至完全融合在那片透明中。

如此熟悉又陌生的環境，交織著一段又一段零碎的記憶，是那個夢。

然而夢終究還是夢，夢醒了還是要回歸現實。日子就這麼一天一天的過去，直到一個紅衣姑娘入侵我平靜的生活。她長得不怎麼樣，頭上頂著一頂紅巾帽，眼睛微微外凸，嘴巴也總像合不攏一樣不斷張張合合。

對於初來乍到的外來者，我本能地抗拒，起初甚至有點厭棄。但她總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模樣，似乎我的不搭理對她毫無影響，彷彿我才是那個外來者。不過相處久了，看她每天只顧吃喝玩樂，我也漸漸放下當初的敵意。仔細看看，她的眼睛雖小，但眼珠和眼白卻很分明。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從無話可說變得無話不談，也許這就是莫名的緣分吧，又或者該說是彼此惺惺相惜的默契。我們談家人、談朋友、談經歷、也談故鄉——那片湛藍色的天地，卻不曾談及過往。嗯，彼此之間還是該保留些許神秘感。她說，她從未看過大海，我說我也是。她說，有機會的話她想去看看，我也是。

晚上我又夢見那片藍，帶著些許的鹹味。

依舊是那雙黑曜石似的瞳孔，製造出清晨的第一場雨。然而今天，那張臉上罕有地浮現出疑惑的神色。過往的經歷磨練出我異常敏銳的觸覺，我隱約嗅到一絲不尋常的氣息，我心中萌生一些不好的猜測，該不會

不會的，別亂想。

可是越是努力讓自己不要胡思亂想，反而越多的想法肆意竄進腦海，它們正在緩慢地蠕動，一舉一動都牽扯著我敏感的神經。她那麼貪吃，每次守著自己的份還不忘覬覦我的，害我每頓的食物都被迫要分她一半，不給她還要耍賴皮。可是今天，這隻貪吃鬼竟然賴床了。我還是按耐不住心底的衝動，決定前去一看究竟。

她瑟縮在角落裡，身上的衣裳皺巴巴的，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睛直勾勾地注視著前方，眼神卻始終失焦。那人似乎是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用竹筷子把她夾起，丟進一旁的塑膠袋。他又不知從哪裡找來一個玻璃瓶，注入開水，隨後筷子便伸向我的方向。我不斷閃躲，終究還是難以匹敵。

我轉念一想，不對，這是個好機會。我佯裝順從地就範，任由那雙粗製濫造的竹筷子觸碰我的皮膚。就是現在！我奮力一躍，在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

和煦的陽光鑽進靈魂，我用最後的一口氣吐出一個泡沫。

泡沫

陳家俊

浴室內霧氣瀰漫，水汽肆意攀附在其所能及的地方，白濛濛的玻璃上是男人朦朧的身影。找出放在地上的一樽沐浴乳，用手一下又一下地按壓泵頭，另一隻手則小心地收集斷續而出的乳液，待雙手揉搓出泡，再盡可能地塗抹在肌膚每一吋。

泡沫漫延開來，散出淡淡花香，彷彿霧氣也被染上了一抹粉，這小小的空間內煙霧繚繞，他忘情地與陣陣暖意纏綿，想必桃源也莫過於此……

何其精緻的一個人。

志華今晚與綺雯有約。難得週末，本打算一覺睡到天光，若不是為了這位心愛的女友，他又何必這番大費周章地倒騰自己？綺雯說過喜歡他愛乾淨的習慣，他想他是記得的，他也為此貫徹如一。

像他這樣細心的男友，恐怕是相當難覓了。

與女友拍拖四年，彼此的年紀也不小了，換作常人，難免開始談婚論嫁。雖然綺雯不時也會提起，志華卻總是嚴肅地回應：「結婚這種大事，哪能兒戲，定要好好作一番打算先。」——志華認為自己為人比較深思熟慮，也更有責任心，即使身邊的三五知己，也未必有幾個能有他這般思想覺悟。

嗯，這樣的男人，可以說是萬里挑一了吧。

正愜意享受時，電話鈴聲驟然響起。志華抄起花灑，沖去身上的泡沫。扭上水閘，拿毛巾印兩下身，三步並作兩步，衣櫃前，掏出面上的幾件，一頓「拳打」加「腳踢」，戴上眼鏡，抓起一件外套，關門離去。

「鈴鈴鈴」，「鈴鈴鈴」，電話仍在作響，鈴聲漸行漸遠……

志華聽不見了。

他與綺雯相約在餐廳內會面。志華剛趕到，便一眼認出那女友——她一襲淡黃碎花吊帶布裙，再襯上一件短身杏色開衫針織外套，既不張揚，也不失色。雖談不上「沉

魚落雁，閉月羞花。」，但若恰好目光掃過，眼睛也會不經意地稍作停留。志華低頭看看自己：純白T恤，藍色牛仔褲，加上一件華夫格開襟外套。

「也算不上怪異。」他下意識地扣齊衫鈕。

「喂，甚至頗有幾分近期流行的『文青』味。」志華就座。

綺雯皺著眉頭，微微咬住一邊嘴角，未等志華開口，便率先發難：「為什麼不聽我電話？我在這裡打了好幾個，你可讓我好等呀。」

「我早出了門呢，電話在家裡，哪能聽得到咧？路上多阻滯，便遲了一時半刻。」

也是，志華哪會出錯。

「花呢？」

「什麼花？」志華猛地瞪大雙眼。

「之前說好的呀！你答應會買給我喜歡的那束花作禮物，你不是忘記了呀？」

「噢——花呀。哎！今兒一早就去買了的，買完便回家坐一坐，出門又忘了帶哩，但買是肯定買了的……欸，你來聞下，我身上還有些香味呢。」綺雯靠近嗅了嗅，也只得作罷……

真是一個浪漫又真誠的絕世好男友。

約會結束，回到家中，志華出了一身的汗，故決定再洗一次身子。

浴室內……他找出放在地上的沐浴乳，用手一下、一下、又一下地按壓泵頭，管內來回摩擦，發出「吱——吱」的聲音。志華熟練地扭開樽口，將水兌入樽內。扭上泵頭，搖晃兩下，接過艱難地從泵嘴吐出的泡沫，再塗抹在肌膚上……這又夠他用好幾天了。

不必多說，還能像他這麼勤儉持家的人，當今世上更是絕無僅有的了。

哪似這兒了水的泡泡，飄到半空中，不吹自破。

罪人

許雅如

我朝著靈的方向，雙手合十，口念唵嘛呢叭咪吽。我願意將身心都奉獻給至高無上的靈，只為求得祂的憐憫，將卡塔西斯的恩典降臨於我。雙膝觸地，俯伏，額頭輕叩地面，要偉大的靈接受我，就如肌膚和地板，終成一體。

碎屑掉落，冒出火紅的頭來，魂成煙霧消散，落了一地骨灰。白色的醫院、白色的靈堂，一種中西碰撞的詭譎，它們白得一樣，是把貝殼磨成粉的那種白。軟爛的肉在乾燥的空氣中萎縮，只剩下無力撐開的殼，把這屍骸放進石磨中，敲碎，重複碾壓成粉。這種白與香火同樣帶有鎮靜效果，致使我的內心毫無波動。

「麻麻呢？」我問，其實我大概知道發生甚麼了。

姑媽的朋友英姐用手緊緊地握住我的肩，「你要冷靜啲聽我講」，我點頭，「麻麻已經走咗，宜家爸爸喺入面陪住佢。」

「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

她雙眼透著憐憫，臉上的五官擰成一塊，不受控地抽搐，用沙啞的聲音說，「細路仔唔可以入病房，所以你喺到等爸爸入黎，好唔好？」看到我們的對話，周圍的親戚又壓抑不住已經緩和的情緒，紛紛開始哽咽。

我哭不出來。整個空間的氣氛已經烘托好了，我卻還是一點都哭不出來。

大人們用泛紅的眼睛注視著我，等待著，我突然窘迫了起來，彷彿我不做點甚麼，時間便無法轉動下去。我試著學英姐的樣子，把五官都擰起來，肩膀一聳一聳地抽搐著，鼻腔發出哽咽的聲音。

眼淚掉落出來，像擰毛巾一樣。

祖母火化前，請了喃嘸師傅在道堂進行祭祀的法事，他口中喃喃唸著咒，煞有其事地在空氣中比劃。爸爸說這是在超渡祖母。道堂的燈全滅，地板中央燃著一疊金銀衣紙，旁邊圍著九塊磚，磚上放著九塊瓦，師傅走著魚貫躡步及穿正花紋步。桃木劍在撥弄，撥弄了因果，咄——第一塊瓦片碎了，高速轉動間，我看到劍尖的殘影指向我，恍惚間分不清這是誰的法事。接著是第二塊、第三塊——全都碎了，烏黑的河在湍流間猛推兩旁的碎片，唯獨第九塊，在桃木劍劈下的第三次，才哐啷碎裂。黑河堵塞了，這場法事，渡不了任何人。

中央的火濃濃地冒黑煙，它竄進了我的鼻腔，在裏面扎了根。儀式結束，棺木被蓋上，移送到一個火爐旁。火焰在裏面叫囂，那束跳動的紅鮮豔得灼傷了我，映在別人的瞳孔上，我便看到了煉獄。曾經我對地獄的幽魂充滿驚懼，每每夜起總是心懷敬意，有怪莫怪，有怪莫怪，那時的靈從不吝嗇任何一滴淚。這是煉獄的火在警示我，是我先失去對靈的敬畏，所以天要降罪於我，要我在九年間，都嗅著那口濃煙。

我聽說最虔誠的信徒來自西藏，如果想要滌淨心靈的話，向拉薩的寺廟朝拜會是個不錯的選擇，於是我打開電腦，在搜索引擎輸入「朝拜 淨化 西藏」。點燃香燭，查詢到西藏在香港的西北方，我便把坐墊放在地上，面朝放滿綠植的陽台，按照維基百科的資料，以最虔誠的「磕長頭」進行朝拜。維基百科上紀錄的磕長頭形式為：「教徒需合十雙手，誦念六字真言，手移動的次序為：高舉過頭、面前、胸口，然後以膝蓋著地，全身俯伏，再用額頭輕叩地面」。我恪守準則，嚴格按照學習到的教條，心懷願望地祈求。

黃色的線緩緩縮短，直到天上下起雨來，那隻滾燙的眼終於閉上，最後一塊碎屑落在地板，隆起一個小丘，一縷白煙向前蜿蜒飄去。我注意到前方的花盆，植物的葉子兜著水，一滴、兩滴、三滴，葉子因為承受不住重量而微微向下傾斜，尖端凝聚了一個水珠。它只是吊在那兒，不需要滲進土裏，卻已是大地最虔誠的信徒。

「我早知道佢唔會踢足全場，但踢三十分鐘、二十分鐘呀，甚至五分鐘、兩分鐘都好呀！」「兩分鐘」還不算是最卑屈的願望，報導中甚至有人表示「假裝落場行兩步都收貨」——「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就是這意思？

是的，生活總有各種如意不如意，硬碰結果難免受傷，留一些餘地不過是保留一點迴旋空間，不見得等於委屈將就。是的，是的。但是，但是，讓步協商與委曲認同是差天共地的兩回事啊！也是因為這種認知吧，第26期《支流》的六位作者對生活周遭有所感之後，在「寫出來」和「吞回去」之間，選擇了前者。

我們沒法無視背上書包猶如龜殼重壓下那單薄身子，即使我們的異議只能以「低着頭，反了無數個白眼」的方式去表示（李淑敏〈平凡的上學日〉）；我們不知道美好彼方在哪，但我們記得那位天天勤奮盡責上班的黎先生（陳安〈移民的黃大仙〉）；我們知道，全天候的自我感覺良好只是泡沫（陳家俊〈泡沫〉）；我們曉得，那「奮力一躍，在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的魚兒，為的是讓和煦的陽光鑽進最後的靈魂（梁家瑜〈幻夢〉）；我們即使在靈堂裡學著把五官都擰起來，要擰出眼淚，我們清楚看到，葉端那顆水珠的單純虔誠（許雅如〈罪人〉）；我們會成長，也許日後的牽扯作痛微不可察，但我們終究沒有忘卻（韋欣鳳〈髮圈〉）。

謝謝六位作者，他們選擇了前者。